

2011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短篇小说卷)

结案风波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

结案风波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案风波 /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11

(2011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ISBN 978 - 7 - 5014 - 5068 - 8

I. ①结… II. ①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955 号

结案风波

全国公安文联 选编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9.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068 - 8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公安部于2011年12月28日向全国公安机关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公通字〔2011〕55号），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新的视角认识公安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新的姿态担当起公安文化建设的重大责任，以新的思路和举措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在“工作措施”部分，明确要求推出更多公安题材优秀文学作品，出版“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本书入选作品，代表2011年度我国公安文学创作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

文学、诗歌、散文等体裁中的最高创作水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具有突出特色，是奉献给广大关心和热爱公安文学读者的精神大餐。

这是中国公安文坛第一次主办的全国性年度公安文学作品精选的征集编选活动。

本次活动由全国公安文联主办，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公安部宣传局、人民公安报社、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文学编辑、出版专家和全国各地公安文联、公安政工宣传部门领导的有力协助，以及群众出版社、《人民公安报》、《啄木鸟》、《现代世界警察》、《小说选刊》、《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羊城晚报》、《山花》、《芳草小说月刊》、《南方法制报》等数十家全国各地报刊媒体、出版单位的积极配合。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2011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编委会办公室

2012 年 7 月 23 日

目 录

结案风波 / 晓 剑	1
无罪辩护 / 孙红旗	22
凝聚力 / 宗利华	50
新闻发言人 / 张 策	88
空 位 / 冉利敏	123
老民警遇到新问题 / 张秀莹	155
英雄论 / 易 凡	163
人命关天 / 孙明华	167
总有一种力量令你前行 / 唐六勇	204
老 警 / 吴全礼	210

还 债 / 邢根民	213
最初的约定 / 宋丽娜	231
红营盘 / 刘鲲鹏	236
商水河之恋 / 郝 昕	270
直 觉 / 平 萍	288

结案风波

晓 剑

过生日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

我的生日是阳历9月11日。我所务职的城区派出所在我五十七岁生日那天，没送蛋糕，送来的只是一个大信封。

信封里没有生日贺卡，更没装什么钱。我见过用信封送钱的，往外一倒，起码几万，要是省政府办公厅用的那种大号信封，倒出十万来都没问题。不过，我见是见过，但不是受贿，而是保释金，犯罪嫌疑人家属送来的，交钱把人领走，我则把钱交给所里，所里怎么处理，我从来不过问，那是领导的事。

我忙得忘了生日的这一天。所里给我的信封里装的是一张表，不是发奖金的表，不是提干的表，不是住房面积的表，不是思想汇报的表，不

是家庭财产的表，连计划生育的表都不是，而是退休登记表！

“老木，表下来了，明天就要交上去。”给我表的是副所长，我的徒弟，叫我叔叔都不够辈分。不过，他自从官比我大了之后就不叫我叔叔了。

当时我愣了一下，太阳穴上的伤疤发烫了。我气、我怒、我火、我恨、我恼的时候，伤疤都会发烫，说明那里已经通红一片了。

这伤疤是十五年前抓一个毒贩子落下的，一点儿不英雄，见人都不好意思讲，因为那毒贩子跑了。那个打猎出身的小混蛋隔河冲我开了一火枪，我以为是想要我的命，其实是救了我的命，那颗大号铅丸打在了我身后一只突然出现的狗熊身上，那狗熊临死前狠狠地扑了上来，一爪子撕开了我的头皮，给我留下了一个终身纪念。

这纪念在一个警察额头上，通常属于英雄标志，而对于我，只能是耻辱。尽管那天在河边的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证人，可我不敢编谎话，说自己与歹徒英勇搏斗，歹徒放出了凶残的藏獒把我抓伤，在我昏晕之时趁机逃窜。

我知道有编这种谎话的同事，还为此立功受奖；也知道有喜好这种谎话的领导，并为此大肆张扬。可我不敢。我属于胆小怕事之辈，关键是小时候跟阿爸撒了一回谎，把老师臭骂我说成是表扬我，结果被阿爸吊在房梁上打得皮开肉绽，这使我牢牢记住了阿爸的教诲：扯谎就是做坏人的开始！

我绝不想做坏人，因而，哪怕不立功受奖、不提干加薪、不出人头地、不流芳百世，也不扯谎！

同样基于这个原则，我没有利用职权把户口簿和身份证进行修改，使年龄被减去十岁。我知道有一个女局长，通过我们派出所一下子年轻了十二岁，若有人要较真，会得出她十岁结婚、十一岁生孩子的搞笑结果。她已经当姥姥了，可公开的年龄是四十二岁，正在公示要当我们的副市长。我老老实实，多少岁就是多少岁，于是在我五十七岁生日这一天，接到了退休登记表。

五十七岁“一刀切”，一律办理退休手续，这是我们这个西南

边陲县级市的土政策，据说也叫改革，理由是五十七岁已经老了，应该主动给年轻人让出位置。

我不主动，我一个普通警察，虽然警衔级别相当于科长，可什么官也不是，让什么位置？给谁让位置？

“我老了，看跟什么比。跟稻子、包谷、白菜、青头菌、油菜花比，我老了；可跟石头、大山、红河、林子、部族比，我还年轻着呢！”抓着退休登记表，我冲到我们派出所副所长办公室，张嘴就喊。

所长一个月前被“一刀切”下去了，目前是副所长主持工作，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所长人选了。

“老木，别闹，我也不想所里少了你这么个干将，可这是上面的规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你是老同志，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呀。”身材魁梧得如同水牛的副所长嗓子尖细，说话像猴子叫，可表情很严肃。

“我不是闹，我是按法律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六十岁退休，那我就不能五十七岁退。”

“木果同志，咱这里不是法院，什么都讲法律，杀人犯也可以‘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辩护。对不起，我只能执行上面的规定，上面的规定就是我的法律，你要折腾，就到局里、市里去折腾，我没工夫跟你啰唆。你今天填表，明天交接吧。对了，先把枪放我这儿。”副所长站起来，手一背，转身眼睛冲着窗外了。

窗外是一株夜来香，还有一棵香蕉树，果实已经被我们吃了，可没有人把它砍掉而续栽上小苗，都是只管今天不管明天的主儿。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我天生只会骂街，不会吵架，尤其是领导一说上级如何如何，我就面红耳赤，再也憋不出一个屁来。何况我在警界混的年头虽多，但没有任何可供炫耀的资本，基本上没立过功，没受过奖，没上过新闻，没得过表彰，凭什么跟领导叫板呢？

若说我将近四十年是吃饱了混天黑，那我绝对不服，只不过我破的案子确实都不大。比如，小偷抓了八千多次，案值最多的是

一千五百六十八元、最少的是五毛钱；吸毒的抓了两千多人次，真正的毒贩子只有三个；缴获毒品合计七十七克，其中七克海洛因，剩下的是冰毒；妓女和嫖客抓了一千多人次，绝大部分被处以罚款，劳教的一共九人，都是因为交不出罚金。早期还抓过投机倒把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喊反动口号的、扇领导耳光的、光着屁股在街上跑的、偷看女孩子洗澡的、看电影不买票的，甚至自行车不安车灯和铃铛的、留长头发和穿喇叭裤的，还有唱邓丽君歌曲的。

反正我每天都没闲着，对得起良心和政府发的薪水。至于没破大案，那是咱命不好，碰不上，而一旦所里真有了大案要案，又迅速移交给局里的刑侦队，就是进行配合，所长也不找我。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我是个小人物，是个窝囊废，没人会认真对待我。

生日没过，但填退休登记表我不得不熬了大半夜，像阿爸种木薯一样一丝不苟地填得满满当当。这一天，应该是我五十七个生日中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了。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有一次过生日是四十多年前，那天刚好搞忆苦思甜，生产队长弄了点儿红土和树皮渣子拌一块儿，让我们吃得三天拉不出屎来。对，还有一个生日印象深刻，那就是美国两座像天梯似的大楼让飞机给撞塌了的那天。要知道9月11日会发生这种惨事，我说什么也要在我阿妈肚子里多待二十四小时。

第二天，我依然按时起床，特意把胡子刮干净，规规矩矩地穿上警服和皮鞋，以便交接。我不能给顶替我工作的年轻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有人说我傻，其实我就是太认真。

正准备出门，有人来找我，开门一看，是刚退休的所长的女儿阿雪。她穿着磨毛了边的牛仔短裤和紧身衫，好像人们都看不见她母马一样撅起的屁股和木瓜一样圆滚滚的胸脯似的，可她的头发又留得像个男孩子，再短就像景洪庙里的小和尚了。

“阿雪，你怎么没到省城上学去？”我记得她是在昆明读警校。

“木叔叔，我毕业了。”

“好哇，到哪儿工作了？”

“回咱们市里，我不喜欢昆明，那里太乱。”

“干什么呀？”

“跟阿爸和你一样，当警察。”她笑得像芭蕉树绽开的花儿一样灿烂，眼睛像早晨竹叶上的露水一样明亮。看来，她很喜欢警察这个工作。

我的女儿也喜欢警察的工作，可她医护中专毕业后，只能租个十平方米的小铺面卖性保健用品。看见她卖的那些玩意儿我都臊得慌。我儿子更喜欢警察的工作，他民办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野猫一样蹿了十几座城市，工作找了三十多个，女朋友换了二十多个，最终还是回到家乡在苗寨租了一百亩地，种木薯、包谷、香蕉和烟叶。本来他是想偷偷种罂粟的，也就是大烟，说是大烟果很受四川火锅店欢迎，结果让我把他吊起来，如同阿爸打我那样打了他一天一夜，总算打掉了他种大烟的念头。这玩意儿不能种，害人哪！警察绝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干伤天害理的事！

看见所长的女儿能够如愿以偿地干上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就从心里感到对不起自己的一双儿女。不过，这又能怨谁呢？只能怨自己笨蛋，没出息，像挨刀树，除了当柴火，连小板凳都做不成。

突然，我警觉了一下，半疑惑地问：“阿雪呀，你……不是来接替我的吧？”

女孩子笑得更灿烂了：“木叔叔，您真不愧是老警官，一下子就猜中了。我昨天到所里报到，副所长于叔叔说您刚好退休，让我今天来接您这摊事。”

“你……接我这摊事？你知道我这摊事是什么吗？”我吃惊地看着她，好像在看野猪爬树、公鸡下蛋、鱼儿奔跑、老虎吃草。

她一定被我觉得有点儿毛了，低下了头：“木叔叔，我……不行吗？”

对晚辈我不需要遮掩，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一个女孩子家，你不应该接我这摊，整天跟我打交道的是小偷、无赖、妓女、嫖客、吸毒的、贩毒的，都是茅坑里的蛆虫、死狗身上的蝇子。你还是搞内勤坐办公室吧。你阿爸能把你安排穿上警服，也能安排你干

个舒服点儿的差事。”

“是我自己愿意接您这摊的。木叔叔，走吧，我先跟您遛一趟街，希望第一天上班就让我有惊喜。”说着，她居然搀上了我的胳膊，好像我真的是因为老态龙钟了才退休。而我自己知道，就我这身子骨，再帮儿子种二十年包谷也没问题。

由于口岸开放，我们这个边境城市近几年扩张得很厉害，原来只有河谷间一条街道，叫河谷街，现在增加了滨河大道、半山大道、凤凰大道、中央大道，房子盖得跟昆明一样高大。据说，昆明盖得跟香港一样，香港盖得跟纽约一样。有一些学者作家对此有意见，说没了地方文化特色。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别管哪个国家，包谷和马铃薯、苍蝇和狗屎什么的，外形不也都差不多嘛！

街道多了，大家都高兴，可我这个整天出外勤的警察就不那么高兴了，因为要巡视的地盘就大了，要管理的人口就多了。以前一天可以围着县城转八圈，现在认真转一圈就得大半天。更关键的是，以前县城里只有八千人，谁放个屁我都能顺着声音辨认得出他。现在常住人口是八万，别说放屁，就是拿 AK47 冲锋枪打上一梭子，也早淹没在汽车马达、新房装修和人喊狗叫声中了。

有的警察喜欢地盘大，因为歌舞厅、发廊、桑拿中心、足疗屋多了，这些地方大多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吸毒的、卖淫的跟雨林里的蚂蟥一样，闻到人味儿就吸上去。有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既可以破案立功，到县里、州里、省里、北京去参加颁奖大会，也可以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变成先富起来的人。像重庆那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也存在。不奇怪，害群之马不也什么地方都有嘛！

地盘大对于我来说，或一个字：苦；或两个字：辛苦；或三个字：太辛苦。开玩笑的，自我调侃。不会自我调侃，我早累死了，烦死了，气死了，憋屈死了！

跟着个小美女上街似乎没那么苦，没那么烦，没那么气，没那么憋屈，可也不像我出门前想象的有多少色鬼盯着看。她那样眼睛

大大、胸脯高高、脸蛋白白的美女在街上目不暇接，据说这是整形美容的结果，是韩国人的功劳。不过，我的女婿和儿媳妇要是在自己脸上和身上弄虚作假，我坚决反对，日后生出和阿爸阿妈不像的孩子来，我是怀疑他们作风有问题呢，还是怀疑医院抱错了呢？

扯远了，还是回到街上来。没人盯着看，我顿时轻松了许多，眼睛也恢复了以往的敏锐。不是吹牛皮，就我这双眼睛，再干十年警察也没问题。对那些心怀鬼胎的家伙来说，这不是狗眼、猫眼、狼眼、老虎眼、豹子眼，起码也是老鹰眼。只要一上街，绝不会放空，最少抓个耍流氓的。

比如有一次，不用比如有一次了，当下就有例子。我眼角一斜，那个一点儿也不贼眉鼠眼的小帅哥进入了我的视野，他的穿着和大学生没什么区别，站在一家女性内衣专卖店门口，似乎在等里面的什么人。这家女性内衣专卖店据说卖的全是从越南进口（也有走私）来的世界上最贵的三角裤、胸罩，一件就几百上千的，还展示过一百万一件的，贴着金边、镶着钻石，不仅轰动边城，也震惊省城。来这里买东西的不是官太太就是富二代，还有大款的小蜜或大腕儿的情妇，州里和省城的富婆也苍蝇逐臭一样有事没事往这里跑，说这里的货不山寨。不过，我婆娘和我女儿不会来这种地方，她们不会拿一个月挣的钱来买一条裤衩穿，她们的屁股没那么金贵。

以我的经验和常识，那个小帅哥跟店里的女上帝们肯定没有关系，因为他那模样既不像当官的，也不像富二代，更不像富婆养的小白脸儿，只能是等着有掉以轻心的女人出来去偷她们钱包的贼。

贼的眼神与众不同啊！

我一闪身，站到了一个老式邮箱的后面。这个邮箱的年头，绝不比我的年龄小，个头也绝不比我小，刚好隐蔽我那一身警服，以免惊动了贼。

“木叔叔，你干吗呢？跟我捉猫猫呀！”阿雪对我的行为没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她在学校里没学到什么东西。

“有情况！”我话音刚落，小帅哥对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子下手了。

他那动作，差点儿把我的鼻子气歪了，毛毛躁躁，笨手笨脚，割包用的小刀片在阳光下闪出一片光斑，不像是在偷别人的东西，好像是在切自己家的黄瓜。唉，跟这个浮躁的社会一样，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钻研技术，真给这个“行业”的人丢脸。

果然，中年女子发现了小帅哥的企图，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而那小帅哥没偷成，干脆来抢的，这倒很成功，一个女式小挎包轻而易举地到了他手中。

我没必要再躲着了，一步跨到街道上，大喝一声：“给老子站住！”

这句话的结果就俩：一是贼跪地求饶，二是贼撒腿就跑。小帅哥选择的是第二种。要是我，也会选择第二种，傻子才束手就擒呢。

贼跑，警察肯定要追，这是职业本能，也是千百年来传统。据说现在很多地方老鼠跑，猫已经不追了，我不是那种猫。我们这个地方跟着昆明学，把警察叫做猫，老猫。

“抓住他，他是个小偷！”我边追边吼叫。

这种吼叫本来是管用的，我刚当警察的时候不用自己追，就这么吼叫一声，满街筒子的居民跟野蜂一样一拥而上，先把那小偷打个鼻青脸肿，再押到我面前来。后来，干这种事的居民少了。这两年，居民们基本上都在街两边看热闹，还有起哄的问：我帮着追，算不算见义勇为？有没有奖金？

说实在的，我不埋怨居民，他们领的薪水里不包括抓小偷的酬劳。作为警察，我理应自己去追，就像农民种地不可能让警察帮忙、工人做工不可能让士兵帮忙、教师上课不可能让列车员帮忙一样。

但我知道，以我目前的状态，追年轻小偷有点儿困难了，这是长期不锻炼的结果。派出所的警察不是特警和防暴队员，基本上没有体力训练的科目，就是打靶，一年都不一定有一次，所以，脑满

肠肥的比比皆是。比如我吧，脑袋像南瓜，肚子像冬瓜，胳膊腿像丝瓜，虽然没什么毛病，可跑出去一百多米，就像太阳底下的狗一样喘个不停。不过，我没有中止脚步，我必须尽力，我不能让新来的大学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嘲笑老同志。

阿雪没嘲笑我，可能她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还来不及嘲笑我。也可能这女孩子懂事，认为是我有意将立功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因为她似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贼擒拿住了！

这是训练有素的结果。在我那声“给老子站住”话音未落，她就跟一头豹子一样蹿了出去，也许更像苍鹰一样飞了出去，那姿势有点儿像“飞人”刘翔，动作漂亮极了。更漂亮的是，她拐了两个弯，在事发地点八百米开外，像一只饿了三天的雌猫似的凌空一跃，重重地砸在了小帅哥身上，紧接着，顶腰、锁喉、拧臂、上铐，一气呵成。

爽！爽透了！在赞叹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应该交班给年轻人了。

所里没人，只有一个协警在看门，据他说是局里有个关于维稳的紧急会议，肯定又是搞城市广场被拆迁户聚众闹事了，要不就是印度尼西亚那个世界闻名的不良老板非法占用农民已经承包的林种桉树出问题了，反正都是当官的整出来的事，给我们警察惹来无穷的麻烦。要是警察的所有精力都用来对付坏人多好，那老百姓该多欢迎，唉……

这种会我不想参加，何况我已经是退休的人了，还是帮着新同志阿雪审贼吧，她肯定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我刚要开口，阿雪伸出嫩嫩的小手把我的嘴巴一堵，居然撒起娇来，“木叔叔，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岗执勤，听我的行吗？”

我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受不了女孩子跟我撒娇，所以我基本上不审女嫌犯。卖淫女不说了，撒娇是她们赚钱的本事，有些吸毒贩毒的女孩子，撒起娇来也绝对能让男人从硬邦邦的包谷变成软塌塌的柿子，我的原则就是离她们远点儿。因此，阿雪跟我一撒娇，我

也只能由她去，何况她的话里面还有她在岗我已经离岗的意思呢。

我后退了一步，把讯问的位置让了出来。我知道，这一退，我这辈子的警察就算当到头了，以后生活的内容估计就是帮女儿卖性保健品，或者是帮儿子种地去了，最好的结果，也是领着孙子外孙到河沟里捉泥鳅。

阿雪大概在高级警校模拟过讯问，她一点儿没有不好意思地让小帅哥，不，现在是贼，把兜里所有东西都掏出来，然后全身脱光。她仔细检查他身上有没有任何夹带物，再让他把衣服穿上，随即便程式化地讯问起来，什么年龄、性别、籍贯、职业、住所，以及第几次作案、有没有同伙之类。

我没兴趣听那贼编谎话，也不想做个记录员，顺手把赃物拿出来，就是那个女式挎包。我拉开拉链，把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准备登记一下，以便和失主核对。不知为什么，那个被抢了包的女人没有跟着追来，可能是跑不动了，也许是包里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哗啦”一声之后，我傻眼了，当即对我的第二种估计作出了否定。因为，包里的东西不是不值钱，而是太值钱了：美元一摞，全是百元面值的，起码五千元；百元面值的人民币两摞，不用算，两万元；卡一共九张，其中四张是消费卡，一张十万的，两张五万的，还有一张三万的，剩下的是牡丹卡、长城卡、龙卡、金穗卡、维萨卡；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墨镜，一条看着像是白金的项链，一个化妆盒，一包纸巾，一个我女儿卖的那种塑料棒，还有三个进口避孕套。

“富婆，绝对富婆！”我惊叹着，同时脑子里还想着这女人真是如狼似虎，够猛的。

“也可能是官太太！”阿雪被包里的东西吸引，不再讯问小偷，也过来猜测。

“要不就是女老板！”我换了个说法。

“也可能是女毒枭！”阿雪继续推测。

“根据目前的数额，这小子没三年是出不来了。阿雪，你上班